

严文井先生逝世后，我写了三首悼诗，还想写篇纪念文字却久久不知从哪儿落笔好。述德？纪行？状貌？这些一定有很多人写了。我想到了和先生聊天，把先生那些充盈智慧的粤语写出来，使世人知道先生的德操、思想、学识不也很好吗？

年轻时就没钻中国古典文化，净随着批判了。晚年了，要看看中国文化究竟是怎回事？现在时间不多了，不看小说，更不看儿童文学。要补课，补古典文化课。不然，进了地狱，阎王一考，什么都答不上来，受罪更厉害了。”

“日后见了阎王爷，阎王爷问朱子理学讲的是什么，我一点儿都不知道还行？”

上边这些话，是先生1993年4月26日下午对我说的。冰心先生晚年书案上放着她读的《十三经》，文井先生也要补课，他以幽默的语言说出了耐人咀嚼的话。我送了先生一部《朱子语类》，他认真地看了。一次聊天，我提到1973年前后，沈从文先生和我谈到不必找《金瓶梅》，倒应找《素女经》看看，且说《西游记》开头讲石猴出世就是在说阴阳交合之理。先生大感兴趣，叫我拿了《双梅景阁丛书》本《素女经》给他看。看后，他说：“我看《素女经》讲的性交前的准备阶段，对进行性教育有帮助。”

在聊到上古性崇拜问题时，先生说：“古代的‘琮’，是女性生殖器的形象。郭沫若说‘祖’

名家新作

严文井先生的隽语

钱世明

哲学说的否定之否定？我说：“不是。是讲中道，‘非是’是独立辞义，‘非’非是”是对‘非是’的‘非’——不是‘是’，也不是‘不是’。”先生沉思地点了点头——他的思维很敏捷！

自1972年年初，我当编辑时拜识先生，一晃儿三十多年。我与先生交往中，读先生书后，我就觉得文学界一提“严文井”，就联系到“儿童文学作家”，这是欠周全的。先生应首先是当代散文大家，他的《山寺暮》等作品可证他在散文上的成就。他思维活跃，文笔流利雅致。他告诉我：“小京派”，与沈从文先生有文字因缘。我看他们的文字风格确有相近处，原来我因他到过延安，以为他是鲁迅那路文风的呢。关于作家，先生说：“大作家必须是思想家，没有思想的作品是不能传

世的。孔子虽然述而不作，他的思想由门生辑录成《论语》。曹雪芹是大作家，《红楼梦》有思想，成了‘红学’，吃《红楼梦》的有多少人！托尔斯泰、鲁迅，都是思想家。”

他感慨地说：“曹雪芹写《红楼梦》，不一定是当讲思想的文章写的，但读《红楼梦》能从中磨出思想来。如果先‘立意’，就砸了！我们的作家都是先立意而后写的，‘主题先行’，时过境迁，作品也就全完了。这也挺悲惨——白花精力写了！像过去肯定的《创业史》，如今全否！”

“我后悔，但也幸运。后悔过去浪费了时间，幸运的是过去幸好没时写。”

先生经历了求学从文，投身革命的生活之路，可谓阅历沧桑。晚年回首，何止“后悔”、“幸运”之慨？1990年9月，他嘱我为他刻了一方印，印文是他自检平生而得的四个字：“难得明白”。

我问严先生：“赵树理，今天为什么不提？”先生说：“现在不提赵树理是事实。他的小说能宣传政策，《小二黑结婚》宣传婚姻法宣传得很好，改成戏，大家也很爱瞧。可是，你让我再看二遍，我不想看了。”

我问：“老舍、巴金日后在文学史上能与曹雪芹、蒲松龄并驾齐驱吗？”

先生笑了：“我希望你长寿，活二百五十岁，到那时候，你自会知道。我这是跟你打禅语呢。钱世明是好人，很执着，但应该学禅，不能太‘执’。但中国人又缺‘执’的精神——我这么一说又变成滑头了。这就是我对钱世明的评价。”

先生没正面回答我的糊涂之问，他打的机锋，参透了又何必说破？哈哈：“沏茶去！”

魅力河南

《魅力河南》是一部全方位、多角度反映河南独具魅力的人文资源和骄人建设成就的知识型普及读物。书中所列100多个专题，是在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农业大学、河南科技大学的同学们填写的12000多份调查问卷基础上，结合专家咨询意见，由编辑部最后确定的。因此，这些题目代表了河南方面最优秀、最闪光、最具魅力的“点”。

《魅力河南》一书包括地理交通、人文历史、农工经贸、科教文卫、古今名人、古迹名胜、风物名产和城市名片八大部分内容，介绍了河南省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和发展概况，拓宽了河南省情的知识“面”。

书中所涉及的内容，均采取写实的手法，不渲染、不夸大、少评论，且力求做到有观点、有分析、有数据，绝大部分翔实可靠。书中所采用的数据截止到2005年年底，以统计行政主管部门的数据为准。凡文中未说明时间或者使用“目前”、“现有”、“本年”等字样的地方，其时间概念均为200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年怎么又过去了？怎么过的？似乎天天都在忙碌，猛地一问，却张张嘴说不出来。

记得上中学时，一帮男女同学会在新年钟声过后，并排骑着自行车，摇着车铃横扫过黑漆漆的北京街道。那时夜里机动车已很少，我们霸占着马路，完全不理会路边居民楼里时而传来的责骂声。年少气盛，又暂时逃离了父母老师的掌控，我们怎么能不放肆一下呢。

也记得在纽约读书时，拉着爱人温暖的手，在洛克菲勒大厦前的巨大圣诞树前许下新年的愿望。四周是各种肤色和语言的男女老少，擦肩接踵。拥抱亲吻，各顾各的，却又共同组成一副温馨的画面。坐在出租车里穿过街道，路边商店的橱窗里，流光溢彩，火树银花。车窗上闪烁着一道道光影，让人恍恍惚惚地如入梦境。

一转眼，这都是二十年和十年以前的事了！

时间就像一根鞭子，不紧不慢地抽打着似陀螺般旋转的我们，让我们辨不清方向。记得从前家里墙壁上还挂着日历，一页一页地撕去，就像让无形的时间显了影似的。但如今，月历只在手机



稻城云山 巩伟 摄影

在黄河南岸，有一个叫王玉堂的村庄，那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地方。比如你要找一个叫曹天的人，村里的人会这样给你指路：看着月季花廊一直走，遇到一丛牡丹往右拐，当荷花以海一样的波浪拦住你的去路时你绕着走，然后你进入一片桃林，如果幸好你没有因桃花沉醉，你在桃林中走上吃三只桃子的工夫，你抬头看，你会看到一片爬满青藤的蓝色小屋，窗台上睡着一只纯白猫咪、放着九株玫瑰的，就是曹天的家！曹天是个很酷的大男孩，他平时不怎么说话，有时只用微笑或沉默与人交流。他的好伙伴很多很多：喜鹊翠翠、蝓蝓亮亮、白鹅珍珍，还有老跟在身后的王小狗迷糊……他的脖子上总是挂着一只淡绿色的奶瓶，里面装的不是牛奶而是花露水，因为他家的房前就是一条清澈的可以看见许多金色小鱼的河流，河的南侧，就是他家种的大声一片醉人的油菜花，许多蜜蜂来这里参加歌唱比赛，甜美的歌声最后都变成了让小孩甜醉的蜜。城市里的人会用100万元买的房子来形容房屋的奢华，王

散文

一个叫王玉堂的村庄

曹天

玉堂村的人不会这么说。他们会说，这是用200亩玫瑰换来的房子；或者说，那是个客厅里可以放下100棵7年铁树的房子；或者说，那是个夕阳下看起来会飞的房子；或者说，那是一个和尚进去也会想家的房子……说人漂亮，哦，不，这个村庄是没有丑和美的区别的。他们认为有人有美的区分，人人都是美丽的，怎么可以用“丑”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生命？！说人温柔，他们说，那是一个疯狗见了也会害羞的人！王玉堂村的人不喜欢用数字来形容事物，他们有丰富的语言。他们用小麦形容大豆，用禾苗形容颜色，看鸟的羽毛感觉温度。村里有一棵老柳树，当时的小学生曹天这样形容树的大：在我们村里，有很多又高又大的树，有一棵老柳树最大，这棵树有多没有人知道，连村子里胡子最长的老爷爷也不知道，我和同学们只看到，早上我们上学的时候，太阳像个母鸡趴在树上做窝，晚上我们放学的时候，看到母鸡生的蛋烂了，黄腾腾的蛋黄正挂在一个树枝上！



湘西情

吕晓惠

“我终于认识到，人不能因为取得一点成绩就骄傲自满，不然……”我常常笑出声来。直到有一天，他自顾自地写下“鸱鹄不可同屋，德无价，不可盛物，心如天，何不可盛也……”的半文不白的词句，倒让我吓了一跳——想当初，他爸爸在这个年龄，还只会写一些“乌云乌云别神气，长大我要征服你”之类的顺口溜。不知不觉，孩子已经开始有属于自己的心灵空间了。

这就是时间的魔力。有一次采访哲学家周国平，我问：“你女儿有没有问过你哲学的问题？”他说：“有哇。三岁多，有一天她问‘爸爸，时间是什么？’我答不出来，她自己回答道：‘时间呐，是一阵一阵过去过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比如我再也不会回到昨天了。’”看来，不只是古希腊的哲人或东方的圣贤才能说出“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和“逝者如斯”的妙语。一个三岁孩子所领悟的世界照样振聋发聩。

只要我们不能比光跑得更快，时间就牢牢地掌握着我们。但时间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意义又是如此不同，我们能够用时间创造的空间是如此不同。

十一月的时候，我在新浪博客的点击率突破了一千万，想想自己鲜有惊人的业绩，能有这样的“成绩”已经出乎意料了。没事时翻看一下，让我对自己的一年有了更多细节的把握，有趣的是，今年儿子也开始写日记了。望着他有时摇头搔颈，不知写些什么的样子，读着似曾相识

盈了。

如何又一年

杨澜

忍孩子的体重有一点下降，夜里竟一宿不睡地盯着宝贝。我回信说：“你会是一个很棒的孩子，拜托放松一点吧。”生命周而复始，你刚在怀疑人生的意义，它就是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捧到你面前。对于新的一年，我的心中仍像小孩似的充满期待，但这期待因为经历过过的无常而变得不那么轻盈了。

而在同一个月，我的另一位在美国的好友做了妈妈。她的情感历程一直磕磕绊绊，但自从嫁了现在的先生，就完全安定下来，决定在40岁之前一定要生个宝宝。这不，她如愿以偿，八磅多的大女儿彻底把她的母性释放出来。她发E-mail来，说自己成天担惊受怕——唯

郑邑旧事

老郑州的“对摊”

王瑞明

每逢春节，家家户户都要贴春联，但在过去，郑州的穷苦人家由于没有文化，自己写不了春联，就只好求助于街头的“对摊”了。据老街坊们说：进入腊月以后，郑州“摆对摊”的就多起来了，塾师学长摆摊卖对联者多集中在十字街（现管城街与东西大街交汇处），街心广场（现二七纪念馆）四周；大同路、德化街、福寿街、南菜市、乔家门、长春路（现二七路）、老坟岗及郊区庙会的热闹场所。摊铺前预先贴报“春节墨庄”、“借纸学书”、“点染年华”等语。摊

肆中，高桌红毡，炭盆墨砚，纵笔大书门联横批，一般在外挨冻10余天。春联的书写，十分讲究用墨。据说：在墨汁内，略加碱性物质，墨更能渗入纸里。据老街坊谈，住在南学街二道胡同的赵老先生为拉生意，从安徽一墨庄学到一点小窍门，在墨水或墨汁内加些鱼的胆汁，写出的字显露出一股亮光，春联卖得很抢手。当年在“对摊”书写春联的人，都是一些贫苦的知识分子，从安徽一墨庄学到一首古诗云：“教书先生腊月时，书春报贴日临池。要知借纸原虚语，只为些许润笔资”。

后宫哀怨之情溢于笔端。风华正茂时等不来皇帝的恩泽，生儿育女后又尝骨肉分离之苦。她为成化皇帝生了三个儿子，末及成年就被分封到地方为王，邵氏以前朝太妃身份奉养宫中，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任何亲人。忽然间孙子以皇帝的身份从天而降，不禁喜极而泣。哭瞎了双眼的她用双手从头至踵将朱厚熜抚摩个遍。14岁的少年朱厚熜，早已泣不成声。

与双目失明的祖母重逢，在未央宫里寻觅父亲的气息，朱厚熜在情感上，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去认他人为父了，而且他还要为已经死去的亲生父亲，争一个皇帝的名号。

他派太监去见另一个反对派礼部尚书毛澄，长跪不起。太监传话：“圣上说，人谁没有父母，为什么我不能尽孝尊崇父母之情？”

朱厚熜自己又跑到张太后那里，向这个如今该称之为“母亲皇太后”的女人哭诉；我情愿返回湖北家乡，仍旧做一个兴献王，皇帝的宝座请您另找别人吧。

活脱儿一个可怜巴巴的孩子！然而，随着他的屁股在龙椅上越坐越沉，朱厚熜日渐明白，大议礼决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父亲”的名号之争，更不仅仅是什么情感问题！真正的原动力其实是“皇权”。

在关于“谁是嘉靖皇帝父亲”的这场论战中，以今人的眼光看去，似乎大臣们有些不近人情，小题大做，然而文官集团深知，一旦他们在这个“小事”上败下阵来，那么皇帝的权力欲就会无限地“大做”起来。明帝国，将出现又一个无人可以约束的怪物！嘉靖之前，已经有过一个了。

嘉靖的堂兄，前任皇帝朱厚照，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像皇帝的皇帝。倘若他生在普通百姓之家，很可能会光宗耀祖，因为他实在够聪明伶俐，有过目不忘的禀赋，拥有过人的运动天赋，骑射武功无一不精……

可惜，他偏偏生在帝王家，偏偏要在15岁接手一个庞大的帝国。最初，朱厚照只是拒绝长大。尚寝官和文书房侍从无处不在的目光让他感到极不舒服：凭什么的起居生活必须被记录？这和囚犯有

什么区别？废了！那些老夫子单调乏味的经筵日讲折磨得他好苦；每次照本宣科毫无见地的连篇废话凭什么必须要听？大臣们说这是祖宗定的规矩。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逃了！

原以为早朝很神圣很重要，谁竟是例行公事无聊又无效。为什么要大家劳神费力地都赶过来走过场呢？你们不累我还累呢，能免就免了！大臣们目瞪口呆，这可是横废皇帝朱祐棆唯一的儿子啊！

刘健等大臣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根正苗红的这孩子，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一定是少年天子的身边出了坏人！

正德元年八月，一道措辞严厉的奏折摆到了朱厚照面前。“中外皆言太监会篡权，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丘聚、刘瑾、高凤鸣，造作巧伪，魏荡上心。祖宗大业，在陛下。今马永成等罪恶昭彰若不治罪，将来益无忌惮，必患在社稷。”

文官集团最终开出的药方是：杀无赦。朱厚照阅读这份奏折的时候，他的这八个玩伴都在脚下号啕大哭。奏折里提到他们的罪行无外乎：“击球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

朱厚照自己也格外清醒：大臣们真正要杀的，并非是这个游戏高手，而是自己体内那个日渐膨胀的“真我”。

奏折在宫里停留了几天，这几天其实是正德一朝政治的分水岭。起初，朱厚照想捏中行事，把刘瑾等八个太监赶出紫禁城，下到南京了事，这样即不重罚玩伴又不得罪大臣。

然而大臣的咄咄逼人如同一剂猛药，催化着朱厚照体内那个“真我”。

恰于此刻，哭跪于皇帝脚下的太监刘瑾进了一言，将大臣们务必杀己的原因归结为：“阁臣欲制上出入！”

这些满口仁义道德的老人家就是想控制皇上你的行动啊！正德元年（1506）十月十三日早朝，大臣们听到了最后的消息：八个太监非但没有治罪，还被升职了！托孤大臣刘瑾、谢迁等愤而递上辞呈，皇帝毫不犹豫地点批准。

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大玩家在一天诞生了，他的玩具是整个帝国。

连 载

但常溢贤为什么不让人取走屋中密室的藏金呢？几个人看了一会儿，皆默不作声，都在想着这个最后的疑团。

过了一会，钱博堂才道：“不过是两百多块金砖罢了，一块金砖五十两，合七百两银子。两百多块金砖一共也不过合四百五十两银子。为何要深藏人这样一座密室之中，并设下这么多的机关呢？真是想不通，若是放到钱庄里岂不更好一些？”

陈文伟道：“我也觉得此事蹊跷，可能这些金砖不过是些障眼之物。”

“先父确实有藏金之癖，在他的卧室之中，亦有十几块金砖。他不信任钱庄，所以一生当中从未与钱庄打过交道。”常拓松道。张问陶回头问刘焕可道：“老弟以为如何？”

“十四多万两银子，也算是笔巨款吧。常拓松的父亲常溢贤生前亦和下官交往过几回。下官感觉此人俭朴隐忍，守旧循规，多疑谨慎。藏了这么多金子在此，倒也与他本性相符。”

“且不提这些金砖从何处，但为什么常拓松不知藏金之事，姜兰却知道呢？如果说常溢贤是想把金子留给姜兰，所以只告诉了姜兰，并且在遗嘱中将古宅也分给了姜兰。但姜兰却只知屋内有机密，却不知屋内还设有机关呢？常老弟，你又怎样看？”

“先父在夜里突然中风，在梦中而亡，年仅五十三岁。他身子一直很好，此病发前也未有任何征兆，恐怕是尚未来得及告诉我们吧。”

“既是未来得及告诉家人，那么姜兰又是如何知道藏金之事的？”

“姜兰与我朝夕相处，而藏金又绝非一日之事，恐怕是偶然让他听到的。”

“这么说将藏金之屋传给姜兰，就不是姜兰的本意了。为什么遗嘱却把古宅分给了他？”

“这个……常拓松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张问陶见他说话有顾忌，对其他人说道：“诸位，先带着你们的人到屋外回避一下。”

一会儿的工夫，人都走尽了，密室中只留下常拓松和张问陶两个人，一人打着一盏红色的西瓜灯，把两个人的脸都照得血红。

“你说吧。”张问陶道。

“这间屋子其实是我父分于我的。”

“你父亲分给你的？遗嘱中不是

说分给了姜兰么？”

“遗嘱中说，庄园以一道石墙、一行杨柳及一道篱笆为界。这条界线以北以西，便是分给姜兰的部分。但是，那道篱笆被人移动了，将这些本来是分于我的古宅圈进了姜兰的庄园里。”

张问陶疑道：“你有证据么？不是你看这里价值十四五万两银子的黄金便红了眼，想编个故事骗过我，以拿回你父亲留下的这笔巨额遗产么？”

“下官的确有爱财之心。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非我之物，绝不敢妄生贪念！移动篱笆的证人，就是姜兰的妻子姜成氏！是她亲口对我说的。”

“胡说！既然你早已知道，为何早不报官？况且姜兰是姜成氏的丈夫，姜兰又关系到她自家的切身利益，她如何能做出背夫之举！”

“大人不要忘了，姜成氏虽是姜兰的妻子，但她更我家的家奴。她是随我母亲陪嫁过来的，自小看着我长大。此人心地善良，为人质朴厚朴，姜兰要暗中算计我家，她将真相透露于我，并非不可能！”

“既然你早已知道，为何现在才说？”

“当初，我以为姜兰是想贪个小小便宜，多占一处老屋而已。我本就要此屋无入，又念他在我们家做了四十多年的奴才，所以也就不与他争了。但既然此屋中藏有万两黄金，我又岂能白白让于姜家？大人若不信，可亲自去问姜成氏。”

“好，我就与你一同去姜家府上询问姜成氏。”

三十七

张问陶让知县刘焕可先回县衙，陈文伟带着几名衙役守住老宅。然后带着钱博堂，随常拓松来到姜府。

姜成氏将三个人引进客厅，尚未等三人落座便絮絮叨叨道：“这是天意啊，当初我劝他别干这缺德事，他偏说是妇人之仁。这回可是遭报应了啊。”姜成氏坐在椅子上，嘴唇颤抖着：“我这个……常拓松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张问陶见他说话有顾忌，对其他人说道：“诸位，先带着你们的人到屋外回避一下。”

一会儿的工夫，人都走尽了，密室中只留下常拓松和张问陶两个人，一人打着一盏红色的西瓜灯，把两个人的脸都照得血红。

“你说吧。”张问陶道。

“这间屋子其实是我父分于我的。”

“你父亲分给你的？遗嘱中不是

说分给了姜兰么？”

“遗嘱中说，庄园以一道石墙、一行杨柳及一道篱笆为界。这条界线以北以西，便是分给姜兰的部分。但是，那道篱笆被人移动了，将这些本来是分于我的古宅圈进了姜兰的庄园里。”

张问陶疑道：“你有证据么？不是你看这里价值十四五万两银子的黄金便红了眼，想编个故事骗过我，以拿回你父亲留下的这笔巨额遗产么？”

“下官的确有爱财之心。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非我之物，绝不敢妄生贪念！移动篱笆的证人，就是姜兰的妻子姜成氏！是她亲口对我说的。”

“胡说！既然你早已知道，为何早不报官？况且姜兰是姜成氏的丈夫，姜兰又关系到她自家的切身利益，她如何能做出背夫之举！”

“大人不要忘了，姜成氏虽是姜兰的妻子，但她更我家的家奴。她是随我母亲陪嫁过来的，自小看着我长大。此人心地善良，为人质朴厚朴，姜兰要暗中算计我家，她将真相透露于我，并非不可能！”

“既然你早已知道，为何现在才说？”

“当初，我以为姜兰是想贪个小小便宜，多占一处老屋而已。我本就要此屋无入，又念他在我们家做了四十多年的奴才，所以也就不与他争了。但既然此屋中藏有万两黄金，我又岂能白白让于姜家？大人若不信，可亲自去问姜成氏。”

“好，我就与你一同去姜家府上询问姜成氏。”

三十七

张问陶让知县刘焕可先回县衙，陈文伟带着几名衙役守住老宅。然后带着钱博堂，随常拓松来到姜府。

姜成氏将三个人引进客厅，尚未等三人落座便絮絮叨叨道：“这是天意啊，当初我劝他别干这缺德事，他偏说是妇人之仁。这回可是遭报应了啊。”姜成氏坐在椅子上，嘴唇颤抖着：“我这个……常拓松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张问陶见他说话有顾忌，对其他人说道：“诸位，先带着你们的人到屋外回避一下。”

一会儿的工夫，人都走尽了，密室中只留下常拓松和张问陶两个人，一人打着一盏红色的西瓜灯，把两个人的脸都照得血红。

“你说吧。”张问陶道。

“这间屋子其实是我父分于我的。”

“你父亲分给你的？遗嘱中不是

说分给了姜兰么？”

“遗嘱中说，庄园以一道石墙、一行杨柳及一道篱笆为界。这条界线以北以西，便是分给姜兰的部分。但是，那道篱笆被人移动了，将这些本来是分于我的古宅圈进了姜兰的庄园里。”

张问陶疑道：“你有证据么？不是你看这里价值十四五万两银子的黄金便红了眼，想编个故事骗过我，以拿回你父亲留下的这笔巨额遗产么？”

“下官的确有爱财之心。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非我之物，绝不敢妄生贪念！移动篱笆的证人，就是姜兰的妻子姜成氏！是她亲口对我说的。”

“胡说！既然你早已知道，为何早不报官？况且姜兰是姜成氏的丈夫，姜兰又关系到她自家的切身利益，她如何能做出背夫之举！”

“大人不要忘了，姜成氏虽是姜兰的妻子，但她更我家的家奴。她是随我母亲陪嫁过来的，自小看着我长大。此人心地善良，为人质朴厚朴，姜兰要暗中算计我家，她将真相透露于我，并非不可能！”

“既然你早已知道，为何现在才说？”

“当初，我以为姜兰是想贪个小小便宜，多占一处老屋而已。我本就要此屋无入，又念他在我们家做了四十多年的奴才，所以也就不与他争了。但既然此屋中藏有万两黄金，我又岂能白白让于姜家？大人若不信，可亲自去问姜成氏。”

“好，我就与你一同去姜家府上询问姜成氏。”

三十七

张问陶让知县刘焕可先回县衙，陈文伟带着几名衙役守住老宅。然后带着钱博堂，随常拓松来到姜府。

姜成氏将三个人引进客厅，尚未等三人落座便絮絮叨叨道：“这是天意啊，当初我劝他别干这缺德事，他偏说是妇人之仁。这回可是遭报应了啊。”姜成氏坐在椅子上，嘴唇颤抖着：“我这个……常拓松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张问陶见他说话有顾忌，对其他人说道：“诸位，先带着你们的人到屋外回避一下。”

一会儿的工夫，人都走尽了，密室中只留下常拓松和张问陶两个人，一人打着一盏红色的西瓜灯，把两个人的脸都照得血红。

“你说吧。”张问陶道。

“这间屋子其实是我父分于我的。”

“你父亲分给你的？遗嘱中不是

说分给了姜兰么？”

“遗嘱中说，庄园以一道石墙、一行杨柳及一道篱笆为界。这条界线以北以西，便是分给姜兰的部分。但是，那道篱笆被人移动了，将这些本来是分于我的古宅圈进了姜兰的庄园里。”

张问陶疑道：“你有证据么？不是你看这里价值十四五万两银子的黄金便红了眼，想编个故事骗过我，以拿回你父亲留下的这笔巨额遗产么？”

“下官的确有爱财之心。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非我之物，绝不敢妄生贪念！移动篱笆的证人，就是姜兰的妻子姜成氏！是她亲口对我说的。”

“胡说！既然你早已知道，为何早不报官？况且姜兰是姜成氏的丈夫，姜兰又关系到她自家的切身利益，她如何能做出背夫之举！”

“大人不要忘了，姜成氏虽是姜兰的妻子，但她更我家的家奴。她是随我母亲陪嫁过来的，自小看着我长大。此人心地善良，为人质朴厚朴，姜兰要暗中算计我家，她将真相透露于我，并非不可能！”

“既然你早已知道，为何现在才说？”

“当初，我以为姜兰是想贪个小小便宜，多占一处老屋而已。我本就要此屋无入，又念他在我们家做了四十多年的奴才，所以也就不与他争了。但既然此屋中藏有万两黄金，我又岂能白白让于姜家？大人若不信，可亲自去问姜成氏。”

“好，我就与你一同去姜家府上询问姜成氏。”

三十七

张问陶让知县刘焕可先回县衙，陈文伟带着几名衙役守住老宅。然后带着钱博堂，随常拓松来到姜府。

姜成氏将三个人引进客厅，尚未等三人落座便絮絮叨叨道：“这是天意啊，当初我劝他别干这缺德事，他偏说是妇人之仁。这回可是遭报应了啊。”姜成氏坐在椅子上，嘴唇颤抖着：“我这个……常拓松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张问陶见他说话有顾忌，对其他人说道：“诸位，先带着你们的人到屋外回避一下。”

一会儿的工夫，人都走尽了，密室中只留下常拓松和张问陶两个人，一人打着一盏红色的西瓜灯，把两个人的脸都照得血红。

“你说吧。”张问陶道。

“这间屋子其实是我父分于我的。”

“你父亲分给你的？遗嘱中不是

说分给了姜兰么？”

“遗嘱中说，庄园以一道石墙、一行杨柳及一道篱笆为界。这条界线以北以西，便是分给姜兰的部分。但是，那道篱笆被人移动了，将这些本来是分于我的古宅圈进了姜兰的庄园里。”

张问陶疑道：“你有证据么？不是你看这里价值十四五万两银子的黄金便红了眼，想编个故事骗过我，以拿回你父亲留下的这笔巨额遗产么？”

“下官的确有爱财之心。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非我之物，绝不敢妄生贪念！移动篱笆的证人，就是姜兰的妻子姜成氏！是她亲口对我说的。”